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WORKS NOBEL PRIZED
IN LITERATURE

諾貝爾基金會贊助
瑞典學院編纂

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文學獎必須頒給那些在文學領域中
創造出最傑出之理想主義作品者。

——亞佛烈·諾貝爾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34

巴斯特納克

BORIS PASTERNAK

1958

卡薩姆多

SALVATORE QUASIMODO

1959

諾貝爾文學獎金集

34

巴斯特納克

卡薩姆多

譯作者：諾貝爾文學獎金編譯委員會

發行者：林弘志

出版者：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板橋市三民路二段居仁巷一弄卅八號

電話：952-5651 • 952-5652 • 952-5653

郵撥：五〇七〇五三張陳秀梅帳戶

印刷者：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址：中和市民有街35號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二一四六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三十日初版



目錄

巴斯特納克

評審過程

11

頒獎聲明

21

齊瓦哥醫生

23

得獎人與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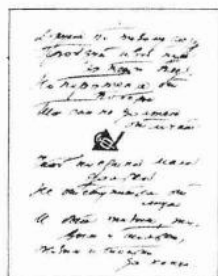
553

著作目錄

583



與友人巴因・泰因（左）



巴斯特納克的筆迹



巴斯特納克

1958 年得主

巴斯特納克

蘇俄

1890—1960

得獎理由

「對現代抒情詩及俄國文學傳統有卓越的貢獻。」

巴斯特納克不厭不倦地追求真理，卻成了偏狹的俄國政府眼中的叛徒。他對獲獎一事十分感激，卻自動地辭退

收錄作品

「齊瓦哥醫生」



去世的巴斯特納克，及在莫斯科郊外的墳墓

777 763 627 611 605 599 591

目錄

卡薩姆多

評審過程

歡迎詞

受獎演說

受獎紀念演獎

詩抄

得獎人與作品

著作目錄



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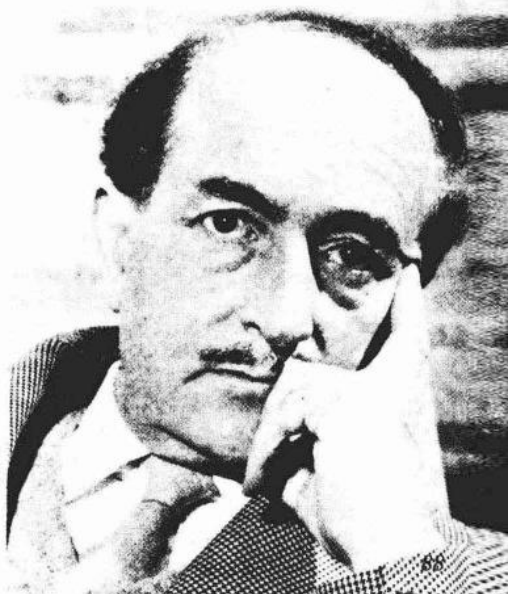


在書房裏

尤里披蒂作品「赫卡貝」的翻譯原稿。卡薩姆多對希臘、羅馬詩的翻譯，留下了可觀的成績



卡薩姆多



1959年得主

卡薩姆多

義大利

1901—

得獎理由

「以充滿古典熱情的抒情作品表現現代人生存的悲劇。」

卡薩姆是歌頌故鄉西西里里和神話世界的抒情詩人。他對第二次大彈中戰爭的悲慘與殘酷、法西斯主義的暴虐等極為悲憤，因而成了對抗這一切不平的詩人。

收錄作品

「日復一日」及其他作品

巴斯特納克

蘇
俄

一九五八年得獎

生：一八九〇年二月十一日（蘇俄莫斯科）

逝：一九六〇年五月三十日（蘇俄柏勒德基諾）

得獎理由

對現代抒情詩及俄國文學傳統有卓越的貢獻。

巴斯特納克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過程

前瑞典駐巴黎大使館文化參事

謝魯·斯德列貝利

在一九五八年度裏發生的波里斯·巴斯特納克，授與諾貝爾文學獎問題，在諾貝爾獎的歷史上來說，是屬於異例的情事。

相信在今後，可能只有這一件事情會留下來，我心內這麼希望著。因為從來的文學獎不曾喧騰過世界的輿論，也不會擾亂到新聞界。可是，結果呢？如眾所周知的蘇俄這一位偉大的作家，被置在痛苦的立場，迫得不得不辭退諾貝爾文學獎。

這一件文學界的事件，竟然演變而為一件大政治事件；有關事件的書籍或新聞剪貼等，都成為諾貝爾獎財團及頒予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學院文書檔案保管所的龐大保管關係文書的一部份。

如果求之於前例的話，僅有一九三六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當決定把這個授與德國新聞從業人員卡爾爾·芳奧適茲基的時候，竟然產生一大騷動。他正勇敢地反抗納粹總統，被關在希特勒的監獄裏衰弱而奄奄一息中。

希特勒趁這個事件的機會，對他的「臣民」宣告命令：今後凡是諾貝爾獎財團，無論授

與甚麼獎，一概不得接受。可是，諾貝爾財團對於這種無禮蠻橫的態度，並沒有予以屈服或順從的義務。

經過三年後，瑞典皇家卡羅琳醫學研究所，卻毫不躊躇地授與德國醫學家甄爾哈爾特·杜馬克教授，予以諾貝爾醫學獎。當然杜馬克教授要接受諾貝爾獎的獎章，還得等待納粹政權的崩潰，方才能够入手。

巴斯特納克事件，竟然亦呈現出有多少的異同。照一般所主張，諾貝爾文學獎係授與其有名的小說——「齊瓦哥醫生」。這一部小說，或多或少包含有作者自傳的要素，所以自從一九五四年以來，該小說被禁止在蘇維埃露西亞出版。

四十年前剛剛成立不久的政體，根本就不允許有這種從各方面來批評國家等關係的作品，所以該書在蘇俄完全沒有出版的市場。於是作者偷偷地把這部小說的原稿拷貝，交給他的友人——亦即是在國外的代理人，那個米蘭的編輯先生費爾杜里禮。

這個人跟共產黨有交情，所以能够順利地帶出寶貴的原稿，同時更接受巴斯特納克強硬的要求，無論如何得迅速地付梓出版。巴斯特納克這個名字，很久已入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名單，同時更成爲最有希望的一位候選人。

一九五七年，「齊瓦哥醫生」的意大利語版初版發行，同時迅速被翻譯成法文、英文、德文、瑞典文等各國語文版。至於俄語原文亦於同年在阿姆斯特丹印行，翌一九五八年夏天，在布魯塞爾的萬國博覽會蘇俄館，即公然銷售，然後又偷偷地携進露西亞境內。

儘管如此，克里姆林宮仍不知道是裝作完全不知道這一件事情，還是予以默認了。但蘇

俄出版界卻始終慎重地保持沉默。恐怕作者巴斯特納克也有過一段時期，深深地體會到危險萬分的時候。就在這當兒，突然來個頒給諾貝爾文學獎事件的發生，終於打破了一切沉默的時刻。

在這稍早時候，巴斯特納克在他莫斯科近郊的別墅裏，接待瑞典語版的譯者，大談令人驚動的訪問語錄，同時引用了不能爲蘇俄政權主義所容納的主張，對於自己的作品，卻極其自由地暢談發揮。

蘇俄在這方面所表現的誠懇與寬大，應該作甚麼樣的說明較爲妥當？其實在那一年，從斯德哥爾摩所傳出來的流言，卻逐漸變成事實，連莫斯科文學也真的面受這件事情的來臨，並且以爲代表蘇俄文學的大重鎮蕭路賀夫會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提起蕭路賀夫這位蘇俄作家，一定會想起被譯成各國語文版的「靜靜的杜恩」這部傑作，並且是眾目一致所認定者，他跟競爭對手巴斯特納克，在海外的聲名很隆盛，同時也早已成爲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其實巴斯特納克的聲名，還比蕭路賀夫略遜一籌。

由此觀之，作不必要而且卑鄙的運動，反而會使某些好作家，坐失良機。試回顧一九三三年的事情來談，蘇俄第一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不是頒給尚在生的哥里基，而是授予亡命作家布寧，當時蘇俄也並不討厭地保持沉默來注視；然而經過二十五年，瑞典學院捨棄蘇俄政權推崇的桂冠詩人蕭路賀夫，而優先選擇巴斯特納克，這時候蘇俄莫斯科文學界，不知如何失望？此情可以容易測知。

迅卽憤懣四佈，掀起了一陣騷動，大都認爲從此應該可以獲得當局無條件的支持了，所

以才敢把事態演變、誇張。在這裏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身任蘇俄政府文化部長的大員尼古來·密哈伊諾夫，卻完全不知道巴斯特納克的特殊情事，而被襲其虛，以使發表諾貝爾獎頒給蘇俄作家，認為很滿意。

原來掀起對巴斯特納克，作不名譽攻擊的火花者，為以史爾可夫這個評論家為會長的蘇俄作家同盟會，同時我們應該記得在該會勢力下，還有很多文學團體。

如尼基達·塞爾凱威智·赫魯雪夫所作公式上的攻擊，主張如得讓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話，應該禁止留住蘇俄境內。不僅如此，還展開對曾經與巴斯特納克同過事的人，作猛烈地一貫攻擊。

如此，巴斯特納克不幸地成為人民的公敵，也等於一條公開污染自己地面的大豬，宛如把祖國如猶太同樣地以三十特那鈕士賣掉的叛國者，被烙下這樣的漆印。假如他想得到的話，應該亡命外國，在國外以靠翻譯本版權收入來過安靜的生活是足足有餘的了。因為光是一齊瓦哥醫生」的版稅，就有諾貝爾文學獎獎金數倍的收入。

在飽浴侮辱和攻擊風暴聲中，他終於屈服其下，對瑞典學院從心底裏表達深深的謝忱，然後選擇辭退給獎之道。並且還作低姿勢地寫信給全俄新統治人，請求讓他留在祖國，埋骨於故土，訴說自己將盡一己的才能効忠祖國，不時把自己置於獻身奉仕誠懇地說出衷心的話；好像是在蘇俄以外的國土裏生活的話，等於把自己活埋一樣。

對於這一悲劇般的事件，瑞典學院負有甚麼樣的責任呢？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全世界的新聞從業人員都在談論這件事情，根據所論選擇巴斯特納克，從文學觀點來說，的確是正

確的事，可是從政治上來說，卻被解釋為屬於反蘇俄的種種宣示，對於當事人巴斯特納克則從初就曉得會有甚麼後果降臨於其身上。

的確，這裏存在有一抹眞理，但是全面地來說，決不會一如所料想。瑞典學院既經作決定以後，雖則是屬於無意識的選擇，或者甚至於出自政治上的決心，但都是從各方面來從事掃蕩其疑惑，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哩。

提起瑞典學院對於巴斯特納克的注目，一般而言是出自「齊瓦哥醫生」這一部作品開始，這個說法並不正確。實際上，自一九四六年由英國推舉巴斯特納克以來，一直是爲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對於巴氏最初的報告資料，係自英國提名翌年的事情，可見巴氏很早就成爲諾貝爾文學獎有力的候選人。

極具詳細的巴氏提名報告書，係由南斯拉夫的名學者安頓·卡爾爾克連教授所撰寫，根據報告書舉列，巴斯特納克係諾貝爾獎委員會所接受的第一名蘇俄作家，至少在西歐方面，精於詩道的評論家一致認爲巴斯特納克，爲蘇俄詩壇的第一把手。同時巴斯特納克，在蘇俄現代作家當中，被認爲至屬高蹈，且爲一般讀者所難得親近的作家。

尤其是在報告書上所提到主要的巴氏研究作品——詩的方面，亦赤裸裸地列舉超高風格的趨勢，尤其是巴斯特納克的散文故事，極具細膩地發揮其獨特的才華，被譽爲最近乎西歐最創新的作家馬爾賽爾·博路斯特。

總之，巴斯特納克是屬於非蘇俄，而爲西歐的蘇俄作家，所以導致官方評論家幾番抨擊，說是他的文學活動，令人氣憤，並且最缺乏「民族性」者。

在政治偏向來說，尚未產生問題時，在「齊瓦哥醫生」問世以前的作品裏面，並沒有一個劃時代，或者是描寫一個社會全體的雄勁而一大浪漫的作品。十年後，「齊瓦哥醫生」意語版刊行後，瑞典學院的常務理事安達秀·埃斯特爾林克，毫不猶豫地把其作品拿來跟文豪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相媲美。

一九五八年一月的「斯德哥爾摩鐵寧彥」報，曾載有安達秀這位瑞典學院常務理事的談話：「那裏面流注著非常強烈的愛國心，並且毫無空虛疎散的宣傳語句影子。」同時更在結論裏這樣談著：「巴斯特納克的小說裏，極富有考據證明，且富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再加上其心地的率直，可見其作品在蘇俄來說，汲盡了文學上的創作力。令人無法相信蘇俄官憲當局，竟一味地想妨害在故國出版的行爲。」

當頒獎決定的當天晚上，安達秀氏在電臺以同一步調且較溫和的說明來介紹作者道：「去年問世的這一位得獎人，將是屬於意想不到的明朗報導」，並且大談「齊瓦哥醫生」。這一位辯士更加預期「光榮的得獎人」，將獲得狂飈般的讚美，而說：「對於他的革命，並沒有任何批評，他所拒絕者」是其後所引起的近乎奴隸般的榨取而已。」

這裏且舉其演講，便可以明瞭事態的本質：

「在非常困難的狀況下，能够完成如此極具有威嚴的作品，可以說是很大的偉業。因為能够超然地從政治偏見來探測人類的這種意圖，毋寧說是反政治的證言才是；所以從才能的偉大與思想的純粹，波里斯·巴斯特納克有十分滿足應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條件。」

瑞典學院在評選的時候，儘量考慮想把政治色彩排除，因為有現實的例子可資證明；即